

文化建筑的使命和生命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探讨 21 世纪的美术馆时,人们谈论的已不仅仅是艺术和文化,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当下的美术馆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城市竞争力,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创新,以及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建造美术馆的建造师被赋予了更多改变城市的权力,因此,作为建造师而言,他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和价值观认定,变得越来越重要。日前,一系列围绕主题“二十一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的论坛活动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对 21 世纪文化项目、艺术机构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建立与调适,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突破边界 联通城市

近年来,观众文化消费的提升促使美术馆完成了一次转型,也给文化建筑发展带来了契机。那么对于一个文化建筑,建造师究竟可以做什么? OPEN 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认为,首先是平衡,即建筑与其所服务的展示内容之间的平衡,虽然美术馆是为艺术提供展示空间,可是建筑本身依然要打动人心,可以启发人去探索。美术馆

其实是一件大型艺术装置。作为一种边界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可以帮助打破边界,协助拓展一定空间里可容纳、可接受的艺术类型。二是突破人和艺术的边界,打破美术馆高高在上、封闭盒子的固定框缚,拉近人和艺术的距离,空间在此发挥了媒介的作用。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造师必须要超越美术馆本身,拓展到如何对城市、对社会环境及大自然产生影响。以北戴河的沙丘美术馆为例,它提供的不仅是艺术展示和活动空间,还有对沙丘的保护意识。艺术和自然在这里交融、共存,建筑也近乎消失一般,与城市融合在一起。

去年开幕的杭州富阳美术馆,实际上是一个集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于一体的建筑群。它位于城市中心,据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介绍,始建之初,政府希望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博物馆,也要求在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卷。因为山水是有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而今天的城市是否缺乏这种审美?显然,在一堆高楼大厦中“山水”并没有得到尊重。“我有机会通过美术馆设计来表达我的认识。4 万平方米的美术馆有着不超过两层楼的高度,我用特殊手段让观众感觉不到它的高度,这是山水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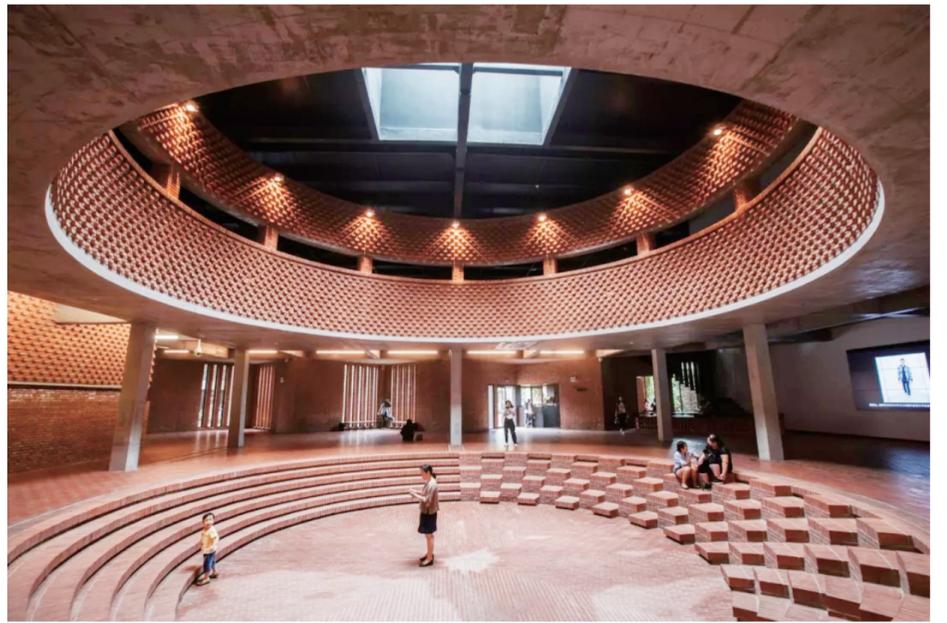
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讨论山和水、和人的关系;再就是用废墟上搜集的材料(老房子拆下来的旧物)重造美术馆,让废墟重新获得尊严和价值,这些都是美术馆建筑有可能做的。”王澍说,建筑设计并不只是关注美术馆本身,还关注如何激活城市,所以建造师应该更多地从城市的角度创造一种联通——让美术馆建设在城市敏感地带,起到联系周边环境事物的作用,而不是常规地去放置另外一个“盒子”。

建筑与策展的创作问题

和建造师一样,策展人也要考虑空间和时间问题,需要考虑观众、建筑使用者与这个城市文化的关系,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相对于策展人,建造师需要处理的是一个持久的甚至是永久的空间,所以展览和建筑是针对完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展开创作。

对于策展与建筑的关系,蓬皮杜艺术中心新媒体馆藏部门主管玛萨拉·利斯塔谈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在建设之初就希望营造一个开放灵活的空间,所有的建筑功能都外在化了,因此公共空间非常通畅,在其中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反映在布展原则上,很多展览的隔断都可以自由拆卸、移动。近些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在公众行走的空间中引入一些新的项目,同时,在组织展览的时候还考虑到如何推动思想交流。这些也反映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现代化特点:艺术不仅仅建立在事物之上,也建立在思想之上。对于不久将在上海揭幕的蓬皮杜上海西岸美术馆项目,作为策展人的利斯塔表示:“美术馆的旧址曾是过去的工业码头,从这里还能看到河上运输的船……我们希望让观众去远望、凝视,看到时间和空间的交汇,使不同的时间尺度能够共存于一个博物馆之内。”

和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相比,2012



北京红砖美术馆

年开馆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好比是处于“婴儿期”,作为中国唯一一所公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PSA 建筑本身的历史和接受改造的时间非常短,博物馆空间留下很多空隙或者说缺陷,比如说动线非常绕、有太多无法定义的部分、缺少私密性等等。“当你身处其中,会感觉不是处在一个美术馆空间,而是城市环境当中。我们会在其中迷失、闲逛、邂逅,当然也会发现一些新东西。而正是这样的一种模糊性和不可定义的感觉,让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张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彦举了“移动建筑——尤纳·弗莱德曼”(2015)和“栖居的庆典:巴克里希纳·多西建筑回顾展”(2017)两个 PSA 策划的展览实例。尤纳·弗莱德曼的展览基于其著作《幻影集》,表达了建造师对于宇宙的理解,从上下左右与中间的空间概念慢慢展开。多西的展览则再现了建造师的居家空间、工作室,以一种散点式的布局赋予观者自由

选择观展路线的权力,使观众在现场随时发现新的惊喜,体验建造师所强调的“庆典”。

文化建筑的生命力在于日常

总之,服务于美术馆本身的建筑概念应由讨论(而非对话)促成。策展人针对藏品,以及相关的收藏、展示、运输等,提出美术馆设计方面的需求。紧接着,舞台场景设计师将舞台场景设计方面的需求整合到设计之中,使场馆可以灵活实施其他艺术方案。同时,博物馆照明和自然采光方面的专家也参与到讨论中,对多种可行的博物馆路径、会议空间以及文化交流空间提出设想。

当下传统产业面临萎缩和挑战,很多城市相继开展了以文化为自身定位的转型。文化建筑很难在一个没有文化根基和氛围的情况下顺利实施。在中国,有不少项目都是在一个完全空旷的情况下,建设大体量的文化性建筑。尽管在

设计的前期,建造师已经尽力规避和化解,但是仍有太多环境的不确定性,最后导致项目推进不下去。CAAU 建筑事务所亚洲分部负责人王琢表示,建造师是为人们生活的环境提供有效、长久的发展空间,并且激发人和社会的一种良性互动,每一个建筑其实都应该回归于使用者日常生活的表达中。“目前我们造了太多的房子,把人看成抽象的普遍存在,没有面孔和表情。建造师要重建和土地的联系,尊重和认识生活中每一个基本事物的意义。我们总是想做英雄或者做超出日常的事情,其实我们还没有好好审视这种日常。”

为什么在当下谈文化建筑?文化建筑为什么重要?因为人需要有精神世界的依托,而经济不能代替这些需求。艺术是连接所有人的纽带,艺术一定要感动人,场景一定要打动人,不然,所谓建筑就毫无评判意义,因为它是否能留存,完全是由时间证明,而不是由某个人的智慧去决定。

“归成”:聚焦第一代中国建筑师

■ 天颖

他们好比是群峰,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现代建筑先驱者中的杰出代表。继之而起的一大批卓越的建造师与建筑教育家,大都出自这些名师的门下。正是这些璀璨的群星,映亮了中国特色建筑教育与中国现代建筑创作的蜿蜒前进之路。

7月22日,“归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造师”主题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作品与文献手稿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了1918年至1935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的20多位中国留学生的求学经历、学业成就,生动再现了他们的求学与归国之路。开幕式上,“第一代中国建造师”家属代表梁鉴以亲身经历回顾了“第一代中国建造师”的事业发展和人生追求。来自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故宫研究院、“第一代中国建造师”家属、当代著名建造师的代表,分别就这个特殊群体的人生和贡献进行了发言。

中国现代的城市发展与建筑事业发轫于20世纪初,而中国现代的建筑专业与建筑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与位于美国东部城市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间存在着特殊而深远的联系。在那一时期,第一代中国建造师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如范文照、杨廷宝、梁思成、林徽因、童雋、陈植等,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的建筑系与艺术系,他们在建筑设计、建筑研究、建筑教育以及建筑史学等诸多领域树立标杆、构建框架,堪称中国特色建筑学科影响至为深远的第一丰碑。

宾夕法尼亚大学之所以受到中国特色建筑留学生的青睐,是与其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个人魅力分不开的。最早来到宾大建筑系的朱彬、范文照、赵深、杨廷宝等,都曾受到保罗·P·克瑞教授的悉心指导,在学业方面大有收获,回国后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极大激发了后来的中国特色建筑学子,他们源源不断来到宾大学习建筑

设计。这批建筑学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即在各地从事建筑专业工作,把在美国的所获学识应用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他们不仅设计了大量的办公、住宅、学校、医院、影院和商业等各类新型建筑,打破了外国建造师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协力创建了中国的建筑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建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宾大建筑教育把设计研究作为建造师的重要技能。在4年学习过程中,学生被分配到各个图房之中,接受曾经在巴黎美术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建造师的具体指导。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来学习如何设计建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以便发挥自身才能,独立应对具体实践所提出的要求。同时,宾大建筑教育非常强调建筑构造与建筑绘画这两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前者需要遵循各种建造原则,后者则影响学生对于形式、色彩和比例关系中的美学判断,它们之间的结合则构成了建造师的必备品质。宾大建筑教育不仅希望培养一批技术娴熟的绘图匠,同时也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建造师,因此,宾大建筑教育十分强调艺术与技术并重,认为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如诗歌、音乐、建筑、绘画与雕塑,构成了一种文化性的整体,因此在艺术方面的素养,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建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在以巴黎美术学院为背景的美国建筑教育体系中,衡量建筑教育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学生在各种设计竞赛中所获得的奖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一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屡获佳绩。第一位来到宾大建筑系的朱彬,在三年级就在由“布扎设计协会”所组织的全美大学生竞赛中,从数百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在获奖感言中他曾言:“正值大量西方科学涌入中国之际,中国特色建筑却因其理念和形式而显得无与伦比。”在朱彬之后,杨廷宝、童雋、梁思成、陈植、过元熙、吴景奇、王华彬等,也在全美以及宾州的各类建筑设计竞赛中频频捷报,显示出极强的学习能力和竞争实力。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活跃于各种学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展现其多才多艺的出彩天赋。

随着西方建筑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得以引入和传播,如何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建筑学科与建筑职业体系,如何采用现代知识体系来梳理中国营造这一古老议题,成为第一代中国建造师和建筑学者所面临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梁思成与林徽因无疑是最为杰出的先驱者,他们不仅对中国建筑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而且与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一起,开创了用科学方法分析中国传统建筑的新途径。他们不仅发现并记录了大量重要的中国特色建筑,而且为当代中国特色建筑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尤其在建筑思想和具体实践的创造性摸索中,梁思成的一课、一旅、一著、一图、一影,不仅依赖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更映射出奔波万里孜孜以求的成果与心得。特别是他参与创立的中国最初的建筑学术团体以及学术出版物,与志同道合者协力创建了中国特色自己的建筑教育体系,培养了第二代、第三代建筑学者和建造师,为中国文化事业和现代建筑事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造师讨论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方案(图中左四为梁思成)

界标

苏州高新区国画院



苏州高新区国画院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大阳山森林公园内部,是苏州提升文化品位、交流发展、展示对外形象的一个新窗口。两栋建筑距离约150米,设计通过建筑形象统一协调及景观的连接,将高新区国画院打造成一个相互协调又独具特色的建筑群体。

该建筑风格以简洁的新苏式设计理念,建筑可识别性强。景观隐藏在山峦起伏的地势中,利用建筑与场地原有的山结合景观铺设

的镜面水面营造出灵动的山水画卷般的韵律之美。采太湖之滨天地灵秀之精华,并从书画艺术中汲取设计灵感,汲取近现代艺术大家对国画画的意境营造之美。

利用中国画的表达手法:皴、擦、染、勾、点,对应表达内容:山、林、水、石、花。将这些元素与四周意境结合,建成苏州近现代水墨画陈列之馆。墨分五色:干、湿、浓、淡、枯。水少则浓,水多则淡,水少则枯,水多则湿。将墨的浓淡用于场地铺装的划分和颜色的选择上,丰富统一场地调性。设计定位自然山水的美体现在返璞归真,景观设计的美体现在尊重场所、尊重人性化。宏观上从场地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地理位置合理定位场所精神为最终打造“意·景”观。微观上以艺术之美为核心结合生态之美、韵律之美,对场地进行细化设计。总体景观设计引人入胜,流线道路,深浅蓄势。以建筑为岭,增加后期景观设计的水,最终营造出犹如生长的山水画卷。(刘佳)

